

端午詩人節懷念艾青 (1910-1996)

游顺钊 白而曼

中國現代著名詩人艾青，1910 年出生於浙江一個思想較開通的地主家庭。原名蔣海澄。出生後就交給一個窮苦的乳母帶養，聽說是因為難產，而他母親無乳喂他。這可能是真的。可是為甚麼五年才把他領回家呢！而且在這幾年間，他母親又添了他腳下的一個妹妹。有一說，因父母迷信，認為他剋雙親，所以要分養避開。

無論原因為何，對艾青有深刻影響的幼年是在他乳母家度過的。這位窮困的乳母，先被賣作婢女，後來跟那家的一個傭人結婚。她無姓無名，只知道她來自大堰河那邊。艾青就是這個苦難女子奶大的，而艾青一直認她作親生母，把自己當作人民的兒子，遠離他原來父母的家。

艾青離開學校後，就轉向藝術方面，不是我們猜想的詩或者文學，而是畫畫，這也是他一生都感興趣的藝術。他考進杭州藝專，師從剛從留法（巴黎、Dijon）八年的著名現代中國林風眠（1900-1991）。雖說師生，其實他們的年齡相差只十年。林風眠鼓勵他到法國去。

1929 年初，艾青啓程到巴黎去。他在法國待了三年，至 1932 年。他對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特別感興趣。Van Gogh 很吸引很他，尤其是

Renoir，還有 Chagall。其他方面，上哪家學校、認識哪位畫家等，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他學法文，越來越對文學和詩感興趣。詩方面，對 Apollinaire，Maïakovski，和法語比利時詩人 Emile Verhaeren (1855-1916)。他對 Verhaeren 特別喜愛，並選了他的詩譯成中文。雖然他家給他匯錢，但巴黎的生化水平很高，他得在得在 faubourg Saint Antoine 的一家漆器作坊作散工。

1931 年九月，日本進侵中國，而且威脅越來越大。艾青，像在法國的其他的中國學生，對祖國的命運都很擔心……。

1932 年正月，他從馬賽乘船回上海。在上海，他參加了左翼藝術家同盟。回國剛四個月，他就被捕，坐了三年監。在監獄裡不能畫畫，他就轉向作詩。他專心翻譯他心愛的比利時詩人 Verhaeren。他把自己的詩作，托來訪的人帶走出版。這些作品，包括獻給他的乳娘的《大堰河 - 我的保姆》，這是他最早期的一首詩，而迄今仍然是他的詩作中最著名的一首。他用口語寫詩，不大理會韻腳和聲調。

艾青是在獄中為他自己起的，取原來的姓“蔣”草花頭，加上一個 X（表示是文盲）變成“艾”，去掉原來的名字 海澄，只保留它所象徵海的顏色“青”。

他在 1935 年十月釋放。接著他跟張竹茹 結婚。那是他 25 歲。這是他父母給他安排的婚姻。下一年初，他受聘在常州女子師範。因愛上一個僅 14 歲的女學生張月琴 (1922)，而被開除。可是正當住在他父母家的妻子，懷著他的第一個孩子快要臨盆，他卻跟另一個女記者發生關係。而那個女學生也沒罷手。他的妻子分娩後，覺得受夠了，決定跟他離婚。

正當他到處亂搞男女關係，中日戰爭爆發了。離開故鄉，到桂林，遠離淪陷區，當了廣西日報的總編輯。他和另一位從法國回來的詩人 戴望舒 (1905-1950) 編了一份詩歌的副刊。接著在 1939 年，他到了重慶，並於 1941 年在那兒跟韋嫻結婚，他們有四個孩子。

就在這一年，艾青和他的新人一起前往當時中共的根據地延安。他在那兒的魯迅藝術學院授課并入了黨。這時，他在延安附近，發現了當地的民間剪紙。他非常欣賞充滿活力的作品。他是收集和整理剪紙的頭幾個人之一。他還出版了一本小冊，推廣剪紙。

抗日戰爭的爆發，刺激了艾青，給他靈感，寫下了他幾首最美的詩，特別是 1937 年那首象徵日本侵略的悲慘劇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1945 年日本投降後，艾青離開延安到河北去。那時候，日本人已棄守河北，從那裡撤退了。他參與接管 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一直到 1949 年，並擔任《人民文學》雜誌副主編。……。

1949 年新中國成立後，是艾青事業上最得意的時候。他以他在文藝方面的資歷，作為官方代表團，多次出訪五大洲，到蘇聯、南美、奧地利、蒙古等地。他還陪同到中國訪問的國際文化人士，例如在 1957 年到訪的智利詩人 Pablo Neruda (1904-1973) 和巴西詩人 Jorge Amado (1912-2001) 。

1956 年第三次結婚。新人高瑛 (1933 -) 是個舞蹈家，比他少 23 歲。這一次，兩人白髮偕老。他們有兩個男孩，藝術家艾未未 (1957 -) 和作家艾丹 (1962 -)。

1957 年的 “百花齊放” 運動中共宣稱要求黨內外人士對黨展開批評。艾青寫了一篇題為《養花人的夢》諷刺小品，這一次出問題了。在這篇文章裡，他申訴黨和作家協會強加在作家的規範政策：文中的養花人只讓一種花生長，接著卻因花園失去吸引力而驚訝。

艾青和他一家被逼趕到黑龍江省的滿洲裡的北大荒。兩年後，又遷移到新疆石河子一個軍區管轄的單位改造。他一家要等到 1975 年才被批准重回到北京。這時候，艾青已幾乎雙目失明。到了北京，他才能作手術。

1979 年，終於平反了，恢復黨籍，並批准可以出國。像以前一樣，建議他參加官方的代表團到國外訪問。於 1980 年六月，他重到歐洲，訪問了 德國、 奧地利、 意大利，和久違了 48 年的法國。在這次旅程中，他寫下了 以巴黎的名勝，紅磨坊、Champs-Élysées 大道 為題材的詩，此外還寫了尼斯、蒙地卡羅等城市。

就在這此出訪，他參加了在巴黎開的《中國抗戰文學國際研討會》同團來的還有馬烽、吳祖光、高行健等人。

當天，我去參加了那個會。劉白羽 (1916-2005)，以團長身份首先發言。他大談中國作家們在過去幾十年，一直怎樣為維護民主、堅持正義而奮鬥等等。言下之意，這榮耀當然有他的一份。我受不了，質問他在反右、文革那幾個驚心動魄的政治運動中，他心目中的作家究竟有多少個站出來，為蒙冤受害的人們說話？這位在火光前寫過不少報告的戰地記者，還是有他的一手。稍窒停一會，就強作若無其事地舉一些四九年前的例子

來搪塞問題，化解我的質問。這時候，坐在他旁邊的艾青先生，對他那不老實的态度不以為然，用大家都能清晰聽到的聲量向他指出，我的問題牽涉的時間不是四九年前，而是四九年後。劉這時就乾脆厚起臉皮，裝作沒聽見，盡顯他的官僚作風，繼續發揮他對四九年前文藝界的評價。

一個剛恢平反的人敢當眾頂撞代表一定權勢的團長是須要有怎樣的膽識！事後，我跟他有一個單獨見面的機會。之前我把早年寫的那首《光的圈套》先交給他。見面時，我首先對在會場上，為我提出的一個問題而跟他的代表團團長劉白羽頂撞，表示有點擔心。他說：「那算不了甚麼。請別掛懷。」艾老說我的《光的圈套》和他的《捉蛙者》，題材的處理雖頗有些差別，但要旨上是一致的。是的，在比興方面都很類似，可我的比他的晚寫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我過了好幾年，才從他夫人高瑛的回忆录知道，艾青和劉白羽遠在延安的時候，就爭吵過，艾青和高瑛戀愛受所受的處分，1957年艾青頭上扣的那頂“右派”帽子，都和與劉白羽有關。

1984年，正值慶祝中法建立邦交二十年，艾青從法國大使，M. Malo手裡接到北京在法國總統密特朗授予 l'ordre de chevalier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獎。密特朗在他給艾青的函件裡說：“我們因得到了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作為法國的朋友而驕傲。”

艾青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面，是 1989 年五月中旬，坐着轮椅，到天安门慰问绝食的学生。

艾青 1996 年在北京逝世，享年 86 歲。他的忌辰很有象徵的意味：五月五日，正好是詩人節。他一生對帶象徵性的事物都很敏感、很趕興趣。那麼他等到五月五日這天才走，虽然是阳历，是偶然的嗎？